

坎坷生活苦来甜 民富国强感党恩

程士华

裕安区西河口乡是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的发源地，是刘伯承元帅夫人汪荣华的故乡。由于受佛子岭、响洪甸两大水库下游的东西淠河交汇处的制约，又加之淠史杭总干渠上游的横排头蓄洪坝的蓄水影响，导致水灾频发，交通闭塞。上世纪80年代末，仅修一条通往独山的道路，是皖西地区有名的重灾贫困乡。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跨东淠河至陶洪集、青山、舒城、安庆方向；跨西淠河至独山、石板冲、苏埠、六安方向，耗资一亿多元建了两座总长3000米4年通的大桥；同时顺东淠河沿岸修了20千米长的水泥路直至霍山。

近年来，国家不仅对西河口向外通道全部打通，同样对乡内也投资几个亿，为20千米的龙门河和10千米的张冲河等几十处山河沟进行了河床拓宽、取直、护坡、建花园绿化带。过去许多地方是爬坡过坎路难行，连自行车也要扛着走的山间小道，而变成现在全乡境内竟有600千米的水泥路通至各村的家农户户。

我们山区过去出门就步行，砍柴收粮都用扁担肩挑，有少数人用木头做的独轮车推行。1978年人民公社内(乡政府)有3辆自行车，车坏了必须扛到区政府所在地独山修理。而今则变成出门有轿车，搬运货物有摩托车、三轮车，肩挑扁担的现象再也没有了。现在的农民，国家不仅免征农业税，而且还给各种农业补贴。

过去我们吃穿用都被布票、粮票、糖票、油票等各种票证所控制。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河口乡由原来仅西河口、龙门冲、郝家集、落地岗4家供销社，变成现在全乡有157家商业网点，仅龙门冲一个村就有60家商店。一切商品自由贸易，充足有余。

忆往昔，峥嵘岁月。解放初期，农村全是用稻草、麦秸草(山区是芭王草)盖的草房，所谓“墙”就是用麻秸、玉米秸杆围起来的。一不小心，房屋就容易失火。地方上流



黄 政 摄于淠史杭横排头景区

传着“锅门口少放柴禾，水缸里不能缺水”。就是为了能够及时灭火。那时农村有一支专门为人插草房、补屋漏的“茅匠”。谁家房子漏雨，就请“茅匠”带着“茅匠杆”等用具来维修。

农村人住草房不说，照明更是麻烦事。我们山区就是用松树节(有松油)，放在一块脸盆大小的石块上燃着照明。大多数家都用菜油倒在“灯盏”里(“灯盏”是用泥巴做的有底座，中间有10公分长、1公分粗的柱子供手拿，上面装油的像吃饭碗一样大)，许多家不用灯盏干脆用碗点灯。油灯内放上“灯草”(野外生长的一种大茅草抽出的草心，买不起“灯草”就用棉絮拉成粗线)。那时女人们专做的针线活，土话叫“拿针”。妇女们经常为家人缝补破烂衣服，还要“拿针”做鞋，这些活都必须在油灯下完成。熬夜时一不小心打瞌睡，把油灯绊倒，很容易失火。

在衣服穿着上更是节俭。缝一件要穿几个人。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长大了不能穿，缝缝补补老三、老四穿。大人冬天的棉衣多数是手工织造的白老布，怕脏了不好洗，就用草木灰烧水煮染成灰黑色穿。夏天多数男人都是一条披肩的

大手巾和一条裤头子，天天晚上洗澡后把手巾、裤头洗后晾干第二天接着穿，不存在有换洗衣服。

我今年73岁，3个孩子10岁左右都脚穿草鞋，肩背粪箕，到西河口、龙门冲、独山等地拾粪；帮人家砍柴、打猪菜喂猪。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吹遍祖国大地，国家现代化建设繁花似锦，成果辉煌。梦想中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普遍实现了！稍大一点的村庄都变成一排排整齐有序的城镇式居民小区。美丽乡村点还配备文化、体育等娱乐设施，供人们休闲、改厨、改灶、改饮用水，还配有保洁员。

1960年，乡里想找一名初中毕业生到校教书都很困难，到了1979年，才有3名大学生、15名高中生、51名初中生。截至2021年5月30日统计，仅红石岩一个2300人口的深山小村，就有6名博士、17名硕士、本科生173人。



红土地

本版责任编辑：徐缓

改革开放初期，一个乡能有万元户是难上又难。那时候农村家庭来客人买二毛钱豆腐，来贵重的客人就割一点肥肉。吃烟人平时就用水烟袋或旱烟袋抽提碎的烟叶子，喝酒的人用酒壶打半斤几两的散装白酒。今天，吃肉要吃瘦肉排骨，抽烟拿条，喝酒成箱搬。

现在，西河口道路交通四通八达，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美丽乡村，配套设施齐全。加之西河口有丰富的“四色”资源，即：红色资源中共六安中心县委旧址、游击师师长车厚桥烈士亭；绿色资源六安茶谷核心地的茶、麻、竹、树等土特产品远销国内外；古色资源明朝老街、北宋望江寺；蓝色资源绿水青山、天然氧吧，特别是海拔近千米的高山峡谷云雾中的十八盘红军广场，地势独特秀丽，环境优雅清静，在陆续开设茶谷小院、竹海人家、龙门客栈以及皖西茶文化展示中心，成为省内外难寻的红色教育之地、绿色养生之地、古色加特色的旅游观光、度假休闲之地。

作为一名已有51年党龄的老党员，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紧跟新形势，展示新姿态，作出新成绩，竭尽全力为基层关心下一代工作和老年教育工作奉献毕生精力。

三、攻破寻乌城墙，活捉城内“敌县长”

1933年4月，上级决定再攻寻乌，调来红军独立二、三师和地方武装约数千人配合攻城。当时的战斗部署是：独立团和地方武装坚守黄泥坝、五里亭等处，截住陈济棠第八师的国民党军；另一部分驻田背村，截断敌人的退路；独立二、三师担任攻城。

城内由敌县长潘梦春带领警察队及陈济棠的手下团长张英的部分部队把守，他们认为：外围有陈济棠的部队，而城内力量雄厚，加上城墙高厚坚固，城内粮食、弹药充足，定能固守。因此守敌将城门封死，只在城墙上向外放枪。

红军攻城开始时，因城墙周围都是一片水田，无处隐蔽，敌人在城内居高临下，红军一连几天冲锋都被敌人的火力所阻，无法接近城下。第四天黎明，终于占领北门城下的一栋房屋。独立三师有攻打新陂坑道爆破的经验，于是就在这座房子里挖地道，整整挖了一天一夜，才挖到北门城墙下。红军发现：高大坚固的城墙要挖倒它是不可能的，一两包普通的炸药也休想炸垮它，于是就找来几口大棺材，在里面塞满炸药、铁锅片、碎石块等，钉上马钉，外面用铁皮、铁丝包捆牢固，放到挖开的城墙脚下，随后退出爆炸范围，点燃引信。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寻乌城北门城墙炸开一个三丈多宽的缺口，红军便趁着烟雾的掩护冲杀入城，迅速歼灭城内2000多守敌，敌县长潘梦春成了俘虏。

四、爆破沙县城墙，红军立功受嘉奖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以彭德怀为军团长、杨尚昆为政委的红三军团，在沙县进行了一场艰难的攻坚战。

1934年1月3日，红三军团奉中央军委命令由江西广昌的头陂一带出发，向福建沙县进军。10日，红三军团到达沙县西北的富口、夏茂。11日，把沙县城墙围得水泄不通。

在沙县西郊，彭德怀总指挥对着墙上的军用地图，忧心忡忡地对各级指挥员说：“沙县城里有国民党新编五十二师卢兴邦部第十团、十一团一营、师属炮兵营一连、工兵营一连及师司令部，还有两旅部留守处和地主武装百余人。他们作战经验丰富，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城墙高又厚，好比坚硬的乌龟壳。所以，大家要有打硬仗的思想准备，要学习宁化县上土堡作战的经验，顺利拿下沙县！”

12日凌晨，红五师十三、十五团和侦察连遵照彭德怀的命令，凭借夜色掩护，集结出发，到达预定位置。当日7点20分，红五师发出攻击信号，顿时，枪声大作，子弹呼啸，守敌负隅顽抗。一些强行冲过田埂的战士，倒在敌人的火力网下，部队暴露在敌人的有效射程内，强行突入异常困难。红五师从三个城门强攻三次，均失利。

上午10时，红军停止攻城。军团部总结

后硬是把大弟定为“农村兵”。父亲高风亮节，廉洁自律，我们兄弟姐妹6人，没有人通过他权力影响安排工作，我们也很敬佩父亲的高尚品格。随着岁月流逝，我们都已进入成年，慢慢读懂了父亲，感悟到他那份对党的忠诚，对岗位的敬畏，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言传身教关爱子女。

父亲一生对自己要求严格，勤俭节约，军人的习惯溶入血液，行如风，坐如松，讲究卫生，干净整洁。他关心子女学习进步，激励他们自强不息、对待同事、亲友更多是和蔼可亲，助人为乐，每逢客人到家，他下厨烧饭做菜，盛情招待。亲友遇到困难，他总是想办法帮助。

1990年底，父亲离休后仍关心国家发展和群众们的生产生活，老家发了洪水，国家有大灾大难，他都积极捐款捐物。晚年患上海默尔氏综合征，记忆力很差，但他对过去战斗场景却记忆深刻，时常想念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弟弟雷长城，希望有生之年能到他的坟前祭奠，很是遗憾诸多原因终未成行。父亲生命最后几年，海默尔氏综合征引发多种病发症，生活不能自立，就医、护理等花销很大，但他从不向组织提任何困难，反而一再告诫家人：“我现在不能为国家工作了，党和政府还给我这么好的待遇，心里有愧呀！”，要求子女诚实做人，本分做事，为国家多做贡献。

敬爱的父亲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留下的奋斗精神、纯朴家风，永远铭刻在子女们心中，时时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经验，改变战法，调整兵力部署，决定用坑道爆破攻城。当即选定东、西、北门三处作为坑道突破点，由五师抽调身强力壮的战士和工兵组成突击队。为掩护坑道作业，红军将神枪手组织起来，分布各处，采取点射阻击。守敌见红军这些天光打枪不攻城，好生疑惑，担心红军挖地道破城。于是，就在城墙边埋了几十口大水缸监听，听到嗡嗡响声也循声往下挖。

东门的坑道与敌人地洞相遇了，红军战士扔出手榴弹，端起枪在洞里就对敌射击，后又与敌人相遇3次，打了3次遭遇战。西门坑道也险些与敌人地洞相遇，红军改用弯曲路线，避开敌人。

22日，3个方向的坑道已挖好，装上炸药，5时20分，军团指挥所阵地点燃起火把，发出攻城信号。不多久，只听“轰隆隆”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西门城墙炸开一个豁口。而东门和北门却没能炸开。因为挖坑道时没有测量仪器，爆破目标与城墙相距很远。

彭德怀、杨尚昆、邓萍等一起研究分析了两次攻城失败的原因，决定调整兵力：五师调往尤溪去搬运卢兴邦兵工厂，四师从尤溪调回攻打沙县城，炸掉西门城墙。

24日夜，坑道通到西门城墙下。附近的老百姓抬来十几副棺材，装上炸药盖板上，钉上大铁钉。彭德怀带领工兵连战士把这些棺材抬进坑道，用土石堵实。

翌日拂晓，军团部发出攻城令，战士点燃导火线，西城门墙被炸开20多米宽的大缺口。战士们一跃而起，从缺口处冲进城去。霎时间，军号声、枪炮声、敌兵嚎声和红军战士的喊杀声响成一片。经过激烈争夺，反复冲杀，红军终于攻进城中心。

在攻克沙县城战斗中，红军消灭敌军700多人，俘虏1300多人，缴获机枪、步枪1800多支，平射炮数门，迫击炮8门，子弹108000多发，炮弹两万多发，无线电台一部，兵工厂全部设备，还有食盐、粮食、布匹等。红军攻克了沙县城，扩大了苏区范围，受到第二次全苏大会的通电嘉奖。



本报记者 徐缓 摄于金寨县汤家汇镇红军河

怀念父亲

雷庆东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每逢亲友相聚，谈论最多的还是父亲，他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逸闻趣事，历历在目，几回梦中与父亲相会，梦醒之后，泪水已打湿枕巾。

父亲生不逢时，他出生初期的旧中国百姓过着苦不堪言、民不聊生的生活。7岁时他就随着我祖母逃荒要饭，那时因年小体弱，常常是自己走一程，祖母背一程，娘俩相依为命，尝尽人间辛酸。一次讨饭途中，父亲被几条土狗围住撕咬，全身是血，昏厥倒地，险些丧命……每每忆起当年艰辛，父亲总是满眼泪水。

1948年前后，全国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父亲家乡地下党活动很多，他们秘密成立了农协会，发动群众闹革命，此时父亲已成长为一名热血青年，思想进步很大，瞒着家人参加了组织。一天，一支队伍路过父亲帮工的村庄，当晚借住一地主庄园，父亲得知消息后，很是激动，悄悄趁着夜色赶上队伍参了军。

在部队父亲吃苦耐劳，机智勇敢。父亲在行军打仗和文化学习方面都样样领先，深受部队首长喜欢，入伍3个月就担任班长，1年后提拔为代理排长。随后随部队转战全国各地，先后参加了解放东北、解放华北、解放平津等大大小小战斗上百次，多次立功受奖。1951年9月，作为首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作战，那年他担任侦察排长，任务关键而紧要，每次都首当其冲带领分队冒着生命危险去前阵地侦察敌情。当时作战环境极其艰苦，白天美军的飞机不停地狂轰滥炸，部队前沿工事和坑道不断被摧毁。敌人凭着飞机大炮优势，欺负我方武器兵力落后，不分昼夜地向我方主阵地发射炮弹，有时还派出小分队偷袭我军阵地。一次，我军掌握敌人活动规律后，父亲带领小分队事先埋伏在敌人活动地点，等敌人进了伏击圈后，突然发起进攻，把敌人“包了饺子”，由于出色完成任务，父亲受到通令嘉奖。入朝作战3年，父亲战功卓著，回国后被保送石家庄军校学习深造。

1958年3月，父亲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工作，先后在霍邱县花园公社岗高级社、孟集区公所工作(1992年以前名称)。他坚持发扬革命军人优良作风，干一行爱一行，工作认真负责。由于父亲办事很讲原则，性格耿直，爱憎分明，作风雷厉风行，加之长期担任区武装部长，领导群众尊称“雷老部”。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好男儿参军报国是社会时尚，但兵员指标有限，亲友们想走个关系当个兵，都会被他毫不客气地回绝，军人秉公办事的作风，深受群众称赞。1978年秋，我大弟学校毕业报名参军，当时政策规定，商品粮兵退伍后可以安置工作，我家情况比较特殊，母亲曾随过军，按当时户口应是商品粮，但后来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又回到农村居住，所以大弟户口定性“可商可农”。领导同事都劝父亲“孩子前程大事，自己分管兵事，出个证明材料，定个商品粮兵吧”，他顿时火冒三丈：“我是部长，我的儿子就要带个好头。”最

我的父亲是农民

施训洋

我的父亲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与泥土打着交道。我的记忆里，父亲一年忙到头。就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是坐在门前的草垛旁打着捆稻穗的草垛。

父亲常说：“早起三早第一工，省去求人占下风。”起早，是父亲的习惯。每个早晨，天还朦朦胧亮，父亲已经将水缸挑满了，将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扫得干干净净。等我们起床了，父亲便又扛起铁锹上了田埂。我一直不理解父亲总扛锹去干什么？后来，才知道这锹的作用太多了，可以起田沟，可以堵水漏，可以支水、放水，可以铲田坎子里的草，可以做父亲想做的事。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父亲是把这句话用到极致的人。

正月十五刚过，父亲便扛把铁锹上了田埂。此后，便很少见他闲着。扫门前场基、烧土粪、包秧田的草包、犁秧田、烧秧田、泡稻种，一样样，一件件，父亲将日子排得满满的。

开始做秧田了，尽管寒气尚未完全消退，父亲将裤脚卷得老高，打着赤脚下田了。此后的日子里，赤脚对于父亲而言，成了家常便饭。每次，明明见父亲穿着鞋出门，回来时鞋却拎在手中。腿上、身上都沾满了泥巴。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只要出门，必是下田，铲铲田坎子、拔拔田里的鸭掌草。

谷雨一过，父亲便犁田打耙没得闲时。种田，父亲又是极其讲究的，先将田翻过来，连带着压在泥块下的红花草沤起来。中间，会发动全家人一道下田踩红花草。一层黄黄的铁锈浮在水面，沾在腿上很难洗净，要用稻草才能擦去。红花草踩进泥里，不几天便彻底腐烂，田里的铁锈又多了层，据说这就是肥力的体现。

挑粪、撒灰，父亲每天都在忙着。即便是雨天，父亲也会扛上铁锹上田埂找找漏子、看看田缺。栽早稻秧前，父亲又会牵着牛套上犁将田重新翻一遍，犁好再耙。

秧我下去之后，除草又成了此后很长时间每天必做的事。有时是下到田里，用手拔除；有时是用一种叫“耘耙”的工具，去夯草。

父亲行走走在田间小道，腰间总别着块大手巾。有时扛着锹，有时挑着担子，有时扛着水车，有时撑着犁。

父亲就是这样，从初春忙到深冬，从清晨忙到傍晚。忙完了春耕忙双抢，忙完了双抢忙三秋，种完豆子种茄子，种完油菜种小麦。

父亲就是这样从土地里淘出了生活，我家的庄稼总是田野里长势最旺盛的，更是产量最高的。

父亲不仅是种田能手，还有一双特别擅长做手工活的巧手。父亲的竹编技艺超群，堪称一绝。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无论春夏秋冬，父亲从没有闲时。用竹子编筛盆、筐、篓等生产生活用具，既美观有耐用，邻居和亲戚时常来家讨要，父亲总是来者不拒。

除了竹编手艺之外，父亲还是一位无师自通的“土瓦匠”。在农村，家家都要砌锅灶、盖草屋，我父亲无师自通，掌握了砌锅灶和盖草屋的技巧。到了农闲季节，庄上的邻家和自家亲戚上门找父亲砌锅灶和盖草屋的络绎不绝，庄子上各家锅灶的改建几乎成了父亲的“专利”，且分文不收。

父亲离开我们已近20个年头了，但他老人家从未走远，仍活在儿女们的心中。如今，每每看见扛着锹行进在田间的农人，便会想起我父亲。

父亲，早已与泥土融为一体。

夕阳佳苑

本版责任编辑：徐缓

奋斗百年路 再创新辉煌 红色记忆